

不是人間的事物

不要悲傷

你擁有此刻

以及此刻的一切

這時

暮色從蒼生之夢出發

秋被那麼多的風吹過

詩不是人間的事物

只是隨一行雨落在無序的今夜

十月六日

只需一縷眸光如劍

你表達著激流

也清洗些遺憾

從雲霧之灣歸來

重整山河

只需一縷眸光如劍



十二月一日

那深深的海

和著冬的秘密

我們像今天一樣詮釋幸福

揮霍一生的黃昏

那深深的海

靜靜的十月初五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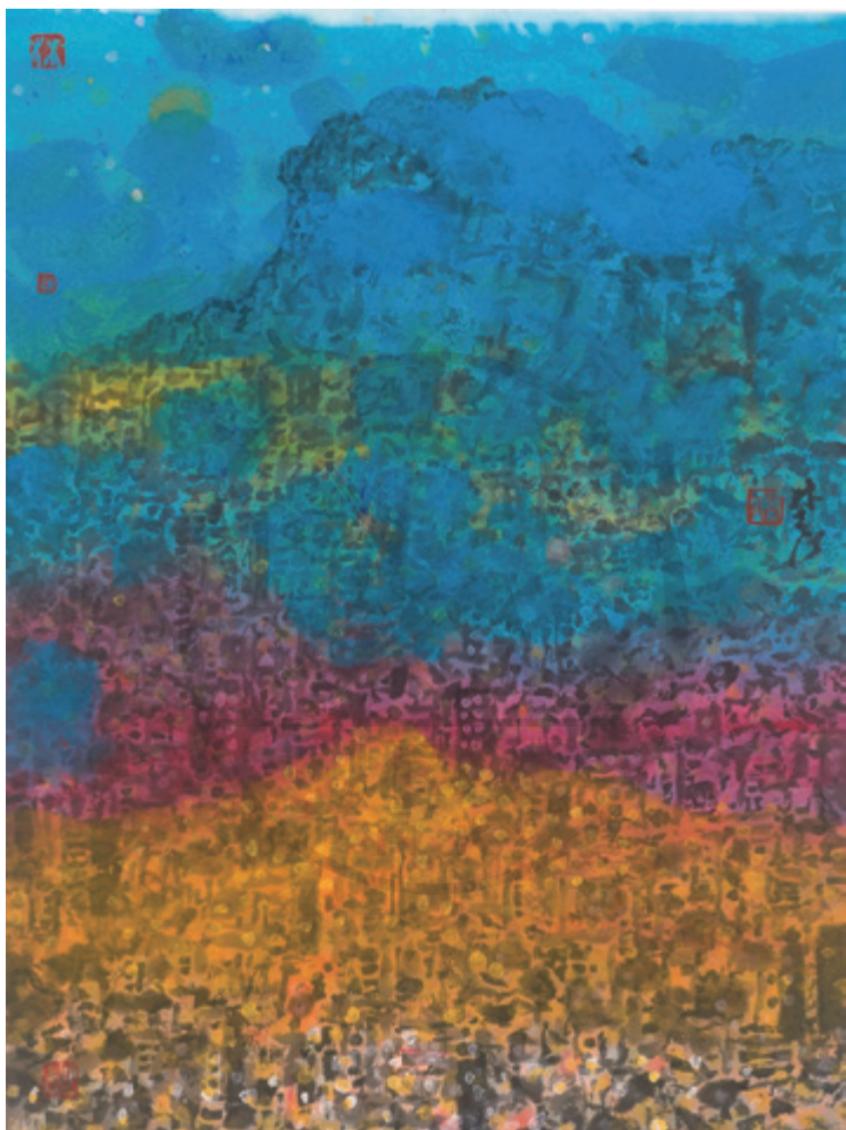
浩大的海風吹著我們

穿過夜的疾寒與爛漫

我們因為一朶花

而忘記人世於間

十二月二十日敬獻澳門回歸二十五週年



這不想結束的藍 / 與岸無關的，幾千里

見

世界上還有什麼更深的陡峭
比得上一場雪的天真
比得上突然和忽然的相見
所以沒有詩人沒有命運沒有我們
傷如刀劍

二〇二五年元月

寒

有一種痛走向森林
人生畫筆曾置於懸崖
你寫的草原疾風
和去年一樣優秀
畫布構建深度的冷
遇見萬物的本質和幾百年前的眼神
彼此眷戀的尖葉漫天飛舞
此刻清醒
你回到一株菩提樹下
夜夜誦詩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把雨水的劍

一把雨水的劍

我一直在磨

一首雨水的詩

我一直在寫

我看見我

你看見你



晚櫻起舞的時候

我們曾在某個春天的午後熱烈地談論過生活
她能融化一冬成疾的積雪
和漫長的暗夜不同
心尖上的葉子詮釋最純粹的美學
晚櫻起舞的時候
流水不再慌張
洶湧地奔向其中一朶
坦蕩的物事蜿蜒於千年的竹林
你笑了
山崗上瞬間開滿了花

誰在呼喊 但沒有發出聲音

漫山的荒草取走我的歡

誰敢說見過塵世的真實模樣

提早結束悲傷

慢慢地破碎成遍野粉白

借一地英雄花道別

誰在呼喊 但沒有發出聲音

年復一年 我苦練愛上明媚陽光的技藝而屢屢失敗

傾聽者沿著陡峭小徑的蒙難履歷飛騎絕塵

投靠一艘有名有姓殘損的船舶而慌張敘事

你來晚了 山風指點人間所有的幻覺

你來晚了 再無千言萬語與低低呢喃

漸漸散落的暮晴布下天羅地網

目睹花開花落的撕痛與宿疾

只有四月微笑

只有春色高懸

二〇二五年四月四日

與花說

花開的消息

來自深情的北望

需要多大的痛楚

才能怒放成一簇季節

等待在河之灣的旖旎搖曳

我一舉杯

就飲到了它的淒涼

花把愁倒入海中作畫

迷途的雨水，樹和岸都相信

四月二十六日